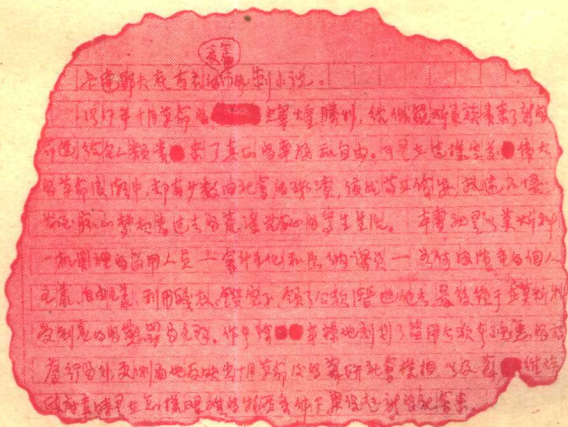


盜用公款的人

卡達耶夫著 楊曉隼譯



泥土社



盜用公款的人

卡達耶夫著
楊曉隼譯

泥土社



В. П. Катаев: “РАСТРАТЧИИ”

• 上海深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

•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版 •



В. П. Камаев

作者自傳

我於俄歷一八九七年正月十六日，生於奧得賽一位教員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卡達耶夫的家裏。寫作開始得很早，幾乎從七歲就開始了。

一九一五年，就從中學校人到現役軍，到砲兵裏當志願軍去了。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

一九一五年投入紅軍，參加內戰，直到一九二〇年。

在南俄通訊社作過宣傳工作。

可是，在這些時候，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二二年，從南方來到莫斯科，就定居在這裏。

我以為自己是屬於俄國文學上托爾斯泰、柴霍甫、布寧的現實主義派的。

在好多短篇中，我還寫了三部長篇：盜用公款的人，時代，前進吧！和孤帆兒閃着白光及中篇父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等。

對劇場寫了幾個喜劇；其中有幾個在藝術劇場演出（盜用公款的人，裏方外圖），而且蘇聯的各劇場差不多都上演過，歐美有些劇場也演過。

我的散文，譯成了歐洲各種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丹麥——挪威文等）及蘇聯各民族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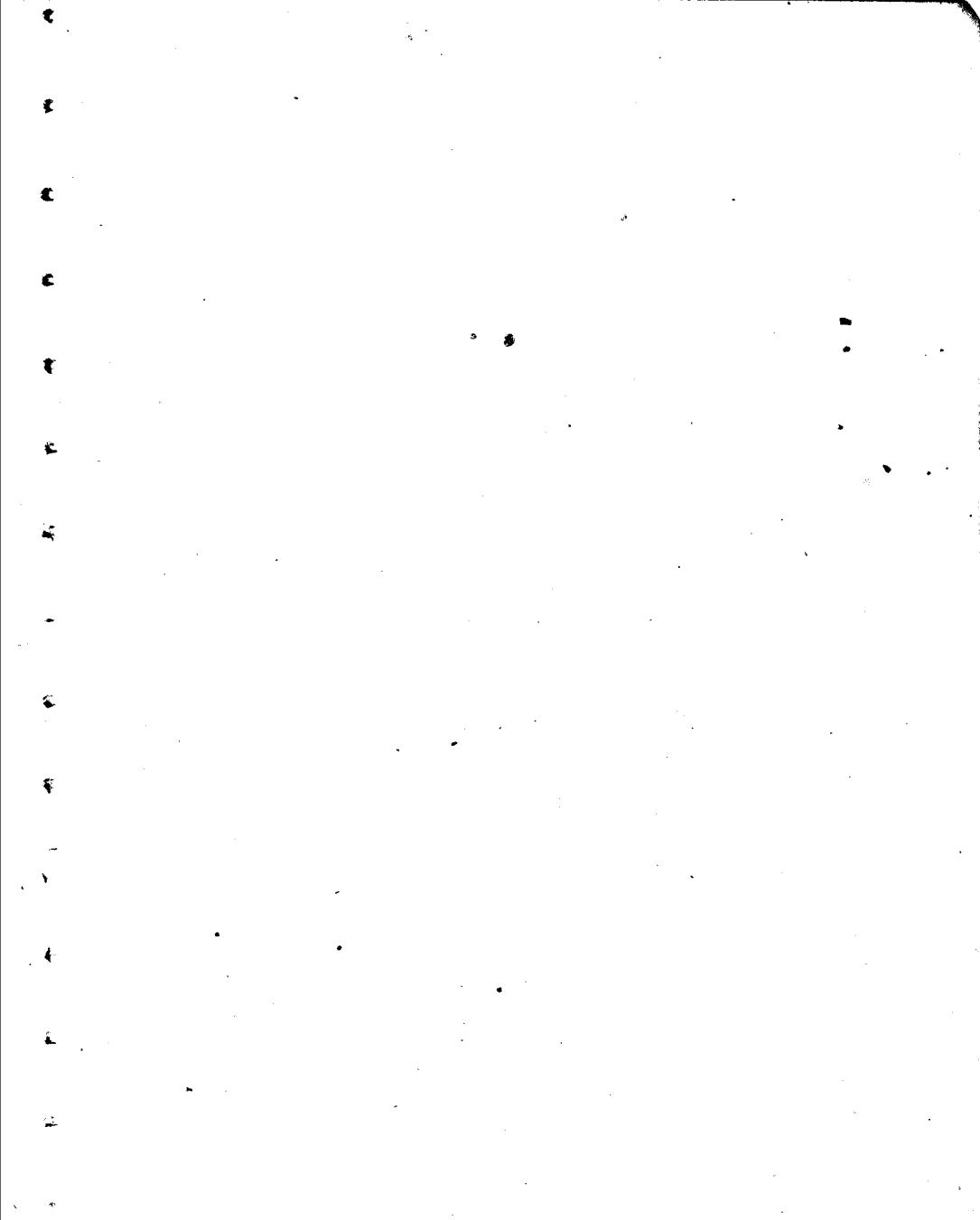
現在正在寫作長篇曠野裏的田莊，而且寫一個影劇詩人。有時在真理報上寫小品文。

一九三九年，爲了自己的文學著作，受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頒佈的『列寧勳章』。



● 價 15,400

盜用公款的人



在莫斯科電報局屋頂上的圓鐘底分針，剛巧指着上午十點還少十分的時候，一個中年的居民從『A』號的房子裏走了出來。他穿着一雙厚底鞋，一件有羊皮領頭的笨重的大衣，和戴着一頂平頂的羊皮帽子，帽子上面有耳罩張在旁邊。他張開雨傘，四周淌着珍珠般的纓絡，艱難地踏着泥濘橫穿過嘈雜的街道，在一家出售紙煙的街頭攤販的前面停住脚步；那紙煙商在電報局的樓梯旁邊，安置了他底攤基。這商人是一個老頭子，他戴着一頂藍色帽子（在帽子上，飾着一個銀鑄的字樣：『KNOCK』❶），在他底蘇格蘭呢衣服的領襟上，披着一股灰白色的頭髮；當他看到這個居民的時候，就把他底手伸進濕淋淋的篷帳下去，遞給他一

❶ KNOCK 意爲「報紙、香烟零售處」。爲專在街頭或車站等處的攤販所使用的。

包『葉勒』牌的香煙。

「這香煙可不會是潮濕的吧？」居民一邊問，一邊用他那很長的鼻子嗅着不乾淨的空氣，那混着都市的雨水底氣息和街燈底煤氣臭味的空氣。

「別担心罷，這是從底層裏拿出來的。天氣真太壞啦！」

居民聽了他底解釋之後，就把二十二個哥比克遞過去給他，嘆了一口氣，然後再把紅包的香煙放到褲袋裏去，說：

「天氣真太壞啦！」

接着，他用大衣裹住自己，一直經過郵政局，走進『肉市』，到他底辦事的地方去。

是的，這已經不叫做『肉市』，而是叫做『五月的第一街』了。但是，當有人——在這十一月十五前後的季节裏，在這陰鬱的早晨的時間裏，當綿綿的莫斯科的雨單調而又毫不休止地落到路人底身上來的時候；當那手推車裏載上非常長的樹幹嚼嚼地輾着車過去，在你不知道這是搬運到什麼去的，而每到街道轉角上，樹枝底尖利的梢頭要想來搔刮你底臉孔的時候；當你低下頭跑着，突然撞上

一條堅立在人行道中間的電線木柱的時候；當搖擺着的馬具撞在你底肩頭上，而飛馳過去的车辆對你送過一陣泥污，濺滿了你底已經骯髒了的大衣下擺的時候；當同伴們底發亮的名牌上底怕入的金字，晃得使你底眼睛昏花的時候；當磨石、鋸子和刈草機好像在什麼時候都預備衝破那把它們放在後面陳列着的櫥窗玻璃，而要把你鋤成碎塊的時候；當從那破烟囪裏擠出來的煤氣在四散地噴散的時候；當青色的燈整天都點在正在辦公的職員們底寫字檯上的時候——可有誰能夠用那一類的新名稱來喊叫這一條街道呢？

不，這條街過去是，而且將來也是，依然要被喊做『肉市』的。當產生這一條街的時候起，一開始就那樣地被喊叫下來的，所以無論怎樣地加以說明，也沒有方法可以把別的名稱附加到它底上面去了。

這居民轉彎走向一條橫街，走到那在角落裏的第一家房屋的門裏去。他在這裏搖擺一下，收攏了他底雨傘；一面他在光亮的金屬的淨腳墊上蹬了一下他底穿厚底鞋的脚，一面懷着不快的心情，唸着俱樂部去年所出的通告，那是用藍顏色塗在一條很長的紙張上面的。這以後，他悠閒地跨上污穢的大理石的樓梯，走到

三層樓，踱進在左手邊的一道開着的門口，沿着一條相當昏暗的迴廊過去，那一直可以看到他底辦公室；他先向右轉，然後再向左轉，一邊走着，一面偷偷地對一間寢室張了一眼，看到裏面有一個女工和一個工友正在那裏喝着茶，談論着世界情勢；最後，他走到他底辦公室，一間大房間底門口，那鑲着厚玻璃的窗門從天頂板直伸在地板上面，那一具木頭的文件櫃由這一端伸展到那一端，而房間中間還佈滿了一對對的桌子。

他推開了辦公室底擺動着的門，一邊進去，一邊掠視一下那管理貨單的事務員，一個穿着綢縮的藍色短衫，打扮得猶如一個驃騎兵似的少女。她這時候正忙着查對支票。他底鬍髭擦過了拿在一個灰黃頭髮的青年底手裏的一疊定貨信件，把痰吐到痰盂裏去之後，才走到那位置處在角落裏的屋子裏去。那屋子有玻璃隔開，門上貼着一張打字機打的紙片：

會計主任

П. С. 普羅霍洛夫

於是，他用一隻手撐在牆上，爲的是可以使着勁緩緩地脫去他底那雙厚底鞋子，然後解開他底毛織的裹帶。這當兒，工友走了進來，在那會計主任底鋪有紅色檯布的寫字檯上，放了一杯茶。

工友現出想要說話的神色。

「您喜歡看一看報紙嗎？」他說着，把會計主任底大衣掛到一隻釘子上去。

「報紙？」

菲利普·史鉄潘諾維契很有意思似地閃爍着一隻豬肝色的眼睛，在寫字檯旁邊坐了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包香煙，用他底手帕擦着他那長而青色的鬚髥——那生在他底精光的面頰上，好像是披在馬腹上似的，一直連接到他底下脣。他底這個動作，暗示出了他並沒有不願意談話。

「報紙裏有什麼有趣的消息呢，尼基大？」他說。

尼基大拿了雨傘放到一個角落裏，便靠在門邊上，說：

「有的是非常有趣的消息，菲利普·史鉄潘諾維契，您不要這樣性急。」會計主任從香煙包裏抽出一支長香煙，把吸的一頭在檯上蹬了幾下，點上了

火，改坐到他底靠手椅裏去，於是，又閃爍着他底另外一隻猪肝色的眼睛。

「比方說？」

「比方說，菲利普·史鉄潘諾維契，那些關於蘇維埃權威者們行動底某種非常有興趣的批評。」

「啊，尼基大，」會計主任說，他顯然發生了一種優越和憐憫的感情。「我
可不懂，他們從前教你讀、寫，是做什麼用的。如果，你不能夠理會到你所讀的
意思，那末，你是一種怎樣的報紙底讀者呢？」

「不，菲利普·史鉄潘諾維契，我完全能夠懂得的，如果一個人還不能夠理
會到所讀的意思，那末，他要去讀了幹麼呀？有時候，在報紙上能夠看到非常有
趣的消息的。」

「能夠看到一些什麼消息呢？」

尼基大換了一個姿勢，胆怯怯地說：

「譬如，關於捲逃一類的消息。」

「捲逃？你一定是喝醉了酒。是怎樣捲逃的呢？」

「我知道是怎樣捲逃的，」工友說，嘆了一口氣：「他們一個又一個地跑走了，都是像您們這樣的人。」

「是誰跑走了呢？」

「那些盜用公款的人，他們都跑了。那是很明白的事情。他們都帶了公家的錢，坐進一輛馬車，於是，他們走掉了——誰又能夠知道他們上那裏去呀！譬如說，今天我就讀到這樣一個統計，說明單是莫斯科一個地方，在十月裏，從各種機關裏捲了公款逃走的，就不下一千五百人。」

「是嘛……」會計主任說，一邊望着這冒烟的下等煙葉的紙煙，一邊把烟吸進他底鼻孔裏去。「……唔，是嘛。」

「您可以告訴我嗎，菲利浦·史鉄潘諾維契，假使每一個人都像他們那樣捲逃到別的地方去了，那末，將來會變成怎樣的結果呢？這該會是一種非常愚笨的服務了。譬如說，拿我們自己這一條街來做例子。我們這一條街上究竟有多少機關是不可能真確地肯定的，可是單拿這一幢在角落裏的屋子來說，除去我們自己底，還有五個機關。在一樓，有兩個機關，烏拉爾石英公司底重要辦公室和通用

無線電供應社，而二樓……」

「你爲什麼要對我說起這些事情呢？」

「聽我說罷，」尼基大說，一邊用他底手指飛快地做了一個小動作。「二樓全部被電氣機械公司佔據了，這樣：有了三個機關了；在三樓上，有我們自己的機關和繩索企業聯合公司，這樣，有五個機關了，在四樓上，有家庭工業協會，這樣，一起有六個機關了。」

「尼基大！」會計主任高聲地說。

「啊，菲利浦·史鉄潘諾維契，您看一看烏拉爾石英公司，通用無線電供應社，電氣機械公司和繩索企業聯合公司罷。他們在上個星期裏都丟了錢的，」尼基大氣急喘喘地，在他匆匆地說述之下，有些透不過氣來。「至於，家庭工業協會，嗯，他們一直到天亮方才把東西拿完。最後的一輛卡車，是在早晨七點鐘才開走的。」

「尼基大！你在說些什麼？什麼？——一輛卡車？」

「噯，那還不很容易明白嗎？您不可能用一輛馬車，從四層樓裝上一萬八千